

第Ⅱ季

禁咒师

天帝的小老婆失踪了，
不知是哪个家伙做的？！
为了万千生灵，麒麟使出了即使生命垂危
也不曾使用的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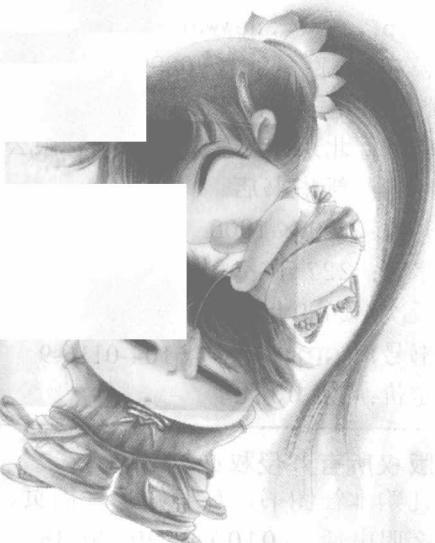
【蝴蝶seba·作品】



【蝴蝶seba·作品】

禁咒师

第Ⅱ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咒师. 2 / 蝴蝶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104-0116-9

I . 禁… II . 蝴…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2536 号

禁咒师 2

作 者: 蝴 蝶

责任编辑: 杨 磊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刷: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227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116-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Contents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神的后代	7
第二章	列姑射之壺	17
第三章	母与子的邂逅	25
第四章	英俊网恋记	37
第五章	当哥哥的心情	45
第六章	宋家女儿的子孙	55
第七章	过往	65
第八章	降霜	73
第九章	渴望创造神明的贪婪	83
第十章	美丽并不是一种叹息	91
第十一章	在黯淡的月光下	105
第十二章	荼蘼花事尽	117
第十三章	寂寞开最晚	129
第十四章	零落花片损春痕	139
第十五章	凋零之后	151
第十六章	逃亡	161
第十七章	大漠孤烟直	171
第十八章	对着月亮唱歌	181
第十九章	归乡	197
第二十章	最爱的人和最重要的人	215
作者的话		219



楔

子

~~ 楔子 ~~

“我听说，你好像请假在家准备养老。”明峰的声音很低沉，却在狭小的空间引起阵阵回音。
“你小声点行不行？”麒麟不太耐烦，她的声音细微却清晰，运用内力直达听觉神经，功力果然不同凡响。

不过你认为普通人有办法到达这种死妖怪的境界吗？
明峰还想开口，却被一本便条纸正中脸孔，他没好气地在纸上写：“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挤在这个该死的大楼通风管道？！”

在连手电筒都不准带的漆黑中，我是写给鬼看啊？我连自己写了什么都看不到！

哪知道麒麟眼睛窜出两簇精光，虽然只是一闪而逝——
“就跟你讲了，我接受了委托，要来清除一个‘爆裂物’。”

“你当你是汤姆·克鲁斯？”明峰唰唰唰地又在便条纸上写，他知道那只跟妖怪没两样的该死禁咒师看得到。“拜托你醒醒，你是抓妖的，不是他妈的特种部队……”

“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麒麟忧郁地叹了口气：“最近你又限制我喝酒的量，我很无聊。”

“你的肝……”明峰暴怒了，拖麒麟去医院检查简直是场灾难！结果在医院引起莫大的骚动，好几个医生奔走相告，统统涌进来看这个肝指数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居然还活蹦乱跳着的“少女”。

“你是想弄到被抓去医院解剖研究才甘心吗？你的肝指数可以杀死一打活人了！”他无意间也用了内力传声，却让麒麟的耳朵一阵嗡嗡响。

她捂着耳朵，蜷缩在走道好一会儿：“我快被你的魔音穿脑杀死了！”

黑暗中，两个人怒目相对，很一致地朝对方比出愤怒的中指。

这个深沉的夜里，他们趁着夜风，坐在英俊宽大的背上，悄悄降落在这栋大楼的屋顶。然后麒麟像是小偷一样拆了人家的警报装置，还找到大楼的通风管道，

禁咒师

非法侵入人家的产业。

“就算有再正当的理由，也不可以做这种强盗般的行为……”明峰掌握到要诀，将便条纸一扔，开始往麒麟的耳朵唠唠叨叨。

麒麟翻了翻白眼，就是因为这种该死的啰唆，所以她一直不想教明峰内力传声。该说幸还是不幸？她这笨蛋小徒临阵就忘掉背得烂熟的咒，但是什么琐碎小技真是一看就会。

到底是天才还是白痴？她只能说两者只有一线之隔。

“正常的人家有阻隔式神和妖魔的绝灵咒吗？”麒麟没好气地反问，“我拆除防御护咒的时候你没看到吗？”

这栋大楼是崇家产业。崇家乃是大神重在人家的后代，这批谨守骄傲的半神人虽然血缘稀薄到接近零，但是很仔细地保存了许多古老却强力的法术和咒，人类暧昧的血缘经过通婚，又往往在后代出现神媒或术士。

对于人类或众生来说，崇家都是个棘手的存在。不过，她可不是其他人。

“我可是甄麒麟。”她冷笑一声，又顺手拆了一个布置在通风口拐弯处的禁咒。然后打开一个通风铁网，下面是个纯白的房间。

明峰凑上前去看，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他马上就觉得心都冷掉了。

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女孩，脸上罩着一个皮制面罩——他在《空中监狱》那部电影中看过，那是拿来拘禁杀人狂用的。

她还在呼吸，但也只剩下呼吸而已。她带着面罩，全身缠着管线，四肢被皮带绑着，固定在诊疗椅上，旁边的仪器滴滴答答地发出轻响。

原本闭着眼睛突然睁开，朝上望着麒麟——或者说，一只眼睛望着麒麟，另一只却望着明峰。

明峰看着她，有种莫名其妙夹杂着恐惧的怜悯。

虽然她很奇怪，望着人的眼神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就算是杀人犯，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垂下绳索，麒麟像是马戏团的女郎倒挂着垂到那女孩上方。

两人面面相觑着，互相凝视了好一会儿。

“遗传真是件麻烦的事情呀！”麒麟轻轻叹了口气。她依旧倒挂着，友善地对



小女孩笑笑。

“哎哟，别这样嘛！”麒麟哄着，“我是来救你的。”

“真麻烦啊！”麒麟无奈地耸耸肩，“你愿意乖乖跟我走吗？你的奶奶在等你哦！”

小女孩将眼睛一闭，拒绝相信麒麟的话。

搔了搔头，麒麟其实是有点无奈：“唉！明峰，你下来吧……小心不要碰到地板，有警铃。我只会打人不会哄人，哄女生是你的强项……”

“不要把我讲得跟色狼一样好吗？”明峰真的火了，他谨慎地拉了拉挂环，确定强度够才垂下去，“恩……妹妹，我帮你解开好不好？被这样绑，不会痛吗？”

一定很痛。就算她是妖怪也不该这样折磨她！他深深地不忍起来，伸出手，费力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她突然张开眼睛，如电的眸子闪出奇特的光芒，怔怔地看着明峰好一会儿，她点了点头。

“不能踩在地板上怎么拆？”明峰没好气地问。

“把她面罩拆掉就好啦！”麒麟笑了笑，很甜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邪恶。拆掉面罩？讲得很轻松的样子。明峰嘀咕着，费力地倒挂在绳索上，空出两只手，设法解开小女孩脑后的皮带扣。

将她脸上的面罩一拿下，小女孩流出眼泪，大大喘了一口气，然后——咳嗽了一声。

这一声咳嗽，却引起剧烈的闪光和爆炸，明峰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花花的，耳边隆隆巨响，等他看得到四周时，整个房间已经成了废墟，硝烟弥漫，四面墙炸穿了三面，天花板也塌了一半下来。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顶楼，所以看见了美丽的星空。

警铃迅速响了起来，天花板残存的消防器不断喷洒水柱，到处都听得到急促的脚步声。

“果然是爆裂物。”麒麟笑得很大声，“不过爆裂物已拆除，闪人了！”

“你居然什么也不跟我说！”明峰怒吼着，七手八脚将小女孩身上的管线束缚

禁 咒 师

拆干净，一把抱起来。

一大群人嚷着冲过来，眼看逃不掉了，小女孩又是一声咳嗽，再次引起剧烈的爆炸——

抱着她的明峰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大范围的爆炸，抱着她的自己和麒麟居然没有事情？来不及细想，英俊的蛇颈缠住他，将他掷上背，拍击巨大的翅膀，立刻升空起飞。

攀着英俊脚爪的麒麟，笑咪咪地朝着气急败坏大嚷大跳的人群挥手致意。

“按照约定，我将你的孙女带来了。”

在候机厅焦急苦候的老妇人站起来，怔怔望着自己的孙女儿，忍不住大哭：“阿英！奶奶以为永远看不到你了……”

婆孙相拥大哭，小女孩惊惶的眼泪不断滚下来，带着轻微的硝烟气味。

“这样子是没办法上飞机的哦！崇英。”麒麟对小女孩说，“你这天赋很麻烦，等你长大能够掌控，再来使用这种能力吧！”

崇英看了麒麟好一会儿，虽然麒麟身上有种令人畏惧的气味，宛如将她抓去折磨的本家大人，但是……却又跟他们不一样。

她不太放心地看看麒麟，又求救似的看看那位温柔摸她头发的大哥哥。

“咦？”明峰对这样坦白信赖的眼神很没抵抗力，“啊啊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相信这个烂酒鬼啦！这个烂酒鬼除了有个硬邦邦的钻石肝，心地是很好的，不会害你啦！”

得到了保证，崇英面对麒麟闭上眼睛。麒麟在空中虚画，一个闪亮的咒文浮现，打入了崇英的额头。

她狐疑地张开眼睛，忍不住咳了一声——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你们的飞机要起飞了。”麒麟推着她们：“快快快，快去开启你们的新人生吧！”

飞机刚从机场起飞不久，大批黑衣人便愤怒地包围了他们。一个颤巍巍的老者排众而出：“甄麒麟，别人怕你，崇家可不怕你！你居然从崇家强行掳走我族族女，你非给我个交代不可！”说完，很有气势地顿了顿拐杖。

“唷，从医院掳走别人的孙女儿怎么说？崇清，别弄出个了不起的架子，我不



吃这套。”麒麟懒洋洋地往椅子上一坐。

“这是为她好！她会引起很大的灾祸……”崇清满是皱纹的脸孔抽搐了一下。

“哪有什么灾祸？”麒麟打了个呵欠，“我把她那该死的本能封印了。放心啦！
她将来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喷嚏、咳嗽，也不用怕会震倒大楼！”

崇清的脸孔刷地惨白，旋即大怒。他养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小鬼就是希望成为崇家的秘密武器，而这个该死的禁咒师居然破坏了他的计划！

“何谓咒？”麒麟站了起来，对着崇清冷笑，“不把人当人看，失去了人心，
何谓咒？”

她昂然地穿过人群，一点畏惧也没有。被她看了一眼的人背上都是冷汗，一
一低下了头。

“喂！崇清。”麒麟转过身来，“我给你示范一个强而有力的咒好了。”

她狠狠地对着崇清伸出愤怒的中指。

明峰深深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跟了这样的师父……

“我好想念红十字会啊！”他这样想着。

楔

子



寒气森森，光秃秃的枝条像刀剑，刺进骨髓里，林云生瑟瑟发抖。

“……”**神的后代**~~

麒麟躺在沙发上，拿个抱枕盖住了脸，拒绝听林云生的唠叨。

明峰到底是谁的学生？她气闷地想着，为什么这个死公务员叫开门，那死孩子像是听到圣旨一样马上开门？被念的是我，可不是你啊！

“请你抬头去尾说重点。”她模糊的声音从抱枕底下传出。

“我说了半天您没听出重点？简单说，崇家要他们的族女……”林云生干脆一跪，“求您了，大师！”

“拜托，她们是从机场飞出去的，又不是偷渡的，你不会去查？反正政府都挺崇家嘛！”麒麟把抱枕一扔，“崇家财大势大，还有什么查不到的？去去去，别烦我！”

“您老人家要藏的人，谁能找得到？”林云生快哭出来了，“出入境资料被销毁，连他们去了哪儿都不知道。这怎么查？还求您高抬贵手……”

“唷，这么大的政府帮个显赫的崇家欺负人家婆孙？”麒麟冷笑起来，“我就看不起这种财大气粗的张狂样儿。你来说这事儿，也不怕良心过意不去？”

林云生的脸孔一阵青一阵白，低下了头：“论理，是不该来求您。只是那孩儿能力非凡，若是一个控制不住就是灾难……”

“若是这么悲悯，就让政府收养了她，看有什么办法封住或去除，也让人家婆孙团圆，需要让崇家悄悄地绑架了去吗？我听说警察要办案，还让你们革职了几个，可有这回事？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谁是妖孽你就仔细想想吧！神的后代好了不起吗？帮我端洗脚水我还不要呢！”

她越说越怒，一把拎起林云生的领子，打开大门就往外摔：“快滚吧！叫崇家直接来找我！找政府压我有用吗？我又不是非在这里落脚不可！”

“砰！”一声摔上大门，跌坐在地上的林云生和明峰面面相觑。

“老哥，坦白讲，我也不赞成你这样的。”明峰郁郁地将林云生拉起来。

林云生反而笑了起来，满脸轻松地拍拍衣服上的灰尘。

禁咒师

“坦白讲，我也不愿意这样。”他低低地说，“我领政府的薪水，又不是领崇家的薪水，让他们呼来唤去已经很讨厌了，总要有人挫一下他们的锐气……”

明峰瞪着他，有些后悔帮他开门。

麒麟曾经谈论过崇家，言下之意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个神族的后代久居这里，不受政治的影响，一直都为政府占卜解厄、趋吉避凶。全岛可以在暗潮汹涌的局势中安度近百年，崇家可说是功不可没。

但是把自己看成神的代理人，一副号令天下的态势，就让人很受不了了。

“我懂了。你把这担子往麒麟身上砸。”明峰没好气地说，“我发现，我也开始讨厌公务员了。”

他拎起林云生的领子，把林云生摔出结界外。

真不该开门让他进来的！明峰心里想着。忐忑地走进屋子，发现麒麟不在客厅。

他深深懊悔着不该帮林云生开门，到处找着麒麟，结果让他在图书室找着了。

她坐在宽大的图书椅上，背对着门，只看得到她光裸粉嫩的赤足搁在书桌上。

几经挣扎，明峰开了口：“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来谈这鸟事。我真的错看了这个公务员……”

麒麟动也没动，可能真的很生气，明峰心里感到更不安：“我以后不会随便放人进来了，请你原谅我。”

静悄悄的，还是没半点动静。

他垂手站了好一会儿，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无语的窒息，走向前，小心翼翼地侧着头看——

麒麟抱着一瓶牛奶奶酒的空瓶，张着嘴，很没形象地呼呼大睡。地上还散落着几个横七竖八的酒瓶子，都是他很小心藏在图书室天花板上的，不知道这个烂酒鬼是怎么挖出来的。

“甄麒麟！”他暴吼，无意间又使用了内力，不但整个屋子为之震动，连屋梁的灰尘都簌簌而下，“你就是希望喝到死就对了？你到底想把你的肝怎么样啊！”

麒麟微微张开眼睛：“肝指数高一点又不会死。”

“你这个……”他愤怒地跳上跳下数落着，麒麟干脆运起龟息大法，给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睡她的。



远在厨房的英俊和蕙娘沉默地结起结界，省得灰尘掉进苦心煮好的午餐里。

“要去叫他们吃饭吗？”英俊问。

“等明峰嚷完吧！”蕙娘望了望楼上：“等他嚷累了，才会甘心来吃饭。”

两个式神一起叹了口气。

他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明明有机会离开这个烂酒鬼师父的，但他居然留在这里打杂。

扫着庭院的落叶，明峰的心情真的很忧郁。望着无尽灿烂的晴空，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啊……

“呼”的一声，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只妖兽，老虎身躯、人的脸，却有只猪鼻子，嘴里吐出两尺长的獠牙。

他当年在红十字会管图书馆的时候看过失传的《山海图》，不禁有些纳闷：“唔？难训？”

这种又叫作“傲狼”的妖兽据说有某个不才天帝的血缘，说起来也是神通广大，但却喜欢拿人当饭，一点都没有天神的影子。不过，难训这族妖兽绝种很久了，怎么又会跑出这一只？

只见难训连声吼叫，扑了上来，明峰几乎是想也没想就抡起竹扫帚打下去，结果难训居然被他打得翻了个跟斗，猪鼻子还被竹扫帚的细竹枝划破了。

“啊？我使力太重吗？”明峰满怀歉意，“打个商量，我实在不愿意伤害珍禽异兽，尤其是绝种过的珍禽异兽……我帮你贴个OK绷，请你乖乖离开好不好？”

他从口袋掏出英俊帮他准备的OK绷——有点让人无语的是，上面布满了蓝色小花。

他的式神不管外貌如何，真的是满怀天真的少女心性。

看起来，难训并不领情，他晃了晃脑袋，又是一声暴吼，气势十足地扑过来。

“难道天神的子孙不会讲话吗？”明峰满腹牢骚，“还是说妖兽就不会讲话了？”

他敏捷地一让，难训扑了个空，明峰又抡起竹扫帚，朝着难训的屁股打下去。重心不稳的难训像是一颗大毛球似地打了好几个滚，直到撞到台阶才头昏眼花地停住。

禁咒师

新阳公司

明峰搔了搔脸颊，感觉有点儿不对劲。虽说天天有众生上门“讨教”，能讲话的谁不撂下一两句狠话？不能讲话的也有表情、肢体语言，最少有个情绪波动吧？

但是这只难训什么也没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感到面对的这只粗喘的妖兽，像是面对个傀儡。

他分出神识搜索，顺手把又扑上来的难训挥出全垒打。他发现，这院子除了难训，还有两个人。

“英俊！”他唤着，“陪这只小猫玩一下。”

正在烘焙蛋糕的九头鸟立刻扔下蛋糕，如风般“刮”进院子，很尽力地陪难训“玩”。

院子里的两个来客都怔了一下。

要知道，呼唤式神需要持咒结印，高强的式神甚至需奉献牲物才可呼唤。禁咒师呼唤式神无须持咒还可理解，根据情报，这个学生服侍禁咒师不到三年的光景，只是唤名，就可以驱使姑获鸟？

明峰也是一怔。来的两个访客，一个老得像是木乃伊，一个却只有七八岁大。他看着那个小孩子，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和崇英有种气质很相似。

那小孩怀抱着一本厚厚的线装书，他看了看，更讶异了。那是失传近千年的《山海图》。

挂着竹扫帚，他想了想：“两位……有事吗？”

那个老人家短促地笑了笑：“我乃崇金曜。代表崇家跟禁咒师讨个公道。”

啊呀！找上门来了。明峰搔了搔头：“那这个小妹妹……”

那孩子的脸色黯了黯：“我不是小妹妹。”他翻开书，发出短促尖锐的咒，跟英俊打得难分难舍的难训瞬间僵直，动也不动地伏在地上，后背突然裂开，许许多多小小的妖兽从伤口处涌出来，浑身沾着浓稠的血。

风一吹，就瞬间变大，院子里突然多了数以百计的难训。

“他是崇月曜。”满脸皱纹的崇金曜笑了笑，按着崇月曜的肩膀：“他最讨厌人家当他是小妹妹了。”

“看得出来。”明峰退到英俊身边，横着竹扫帚保护着他的式神：“喂！麒麟，崇家找上门来了！”



麒麟趴在窗户上，懒懒地看着院子：“你打发他们不行吗？我宿醉头痛中……”

“你没看到数量这么多吗？痛死你算了！就跟你说不要喝那么多酒，你不听，喝成这样，你死了以后可以直接拿去当酒母了！你到底有没有自觉啊？你到底知不知道自觉怎么写啊？”明峰愤怒地挥动竹扫帚。

麒麟望望他，很干脆地拿指头塞住耳朵。

明峰马上爆炸了，他抓着英俊，呼地一声跳上二楼的阳台：“塞耳朵？你给我塞耳朵？我能不能拜托你稍微有点人类的自觉啊？普通人类这么喝早就挂啦！你……”

被晾在院子里的两个崇家人很不是滋味。居然无视他们，自顾自地打情骂俏！

“月曜，他们看不起我们。”崇金曜按着崇月曜的肩膀。

“知道了。”崇月曜俊美淡漠的脸孔涌出一丝恼怒，按着书页，发出更短促尖锐的咒，难训们怒吼着，前仆后继地爬上二楼的阳台。

明峰用竹扫帚打落了几只，一个失神，却被锐利的爪子扫到，脸颊上出现鲜血淋漓的五条爪印。

懒洋洋的麒麟倏然张大眼睛：“我的长工是别人说打就打的吗？”

“谁是你的长工啊？！”捂着脸的明峰大叫。

英俊气得张大嘴，变化成人身，满头怒张的蛇发：“我的主人是你们摸得起的吗？”

“喂，英俊，冷静点！”明峰试图讲理，“难训已经绝种很久了，别杀光了，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过这两个女性（？）似乎完全没听到他的话，抽铁棒的抽铁棒、挥锐爪的挥锐爪，整个院子血流漂杵，堆满了妖兽的尸体。

女人真可怕，发怒的女人，更可怕！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啊？！”明峰顾不得脸上的伤，赶紧跳下楼，但是已经杀得精光了。“你们多少也要有点爱护濒临绝种动物的心……”

崇月曜看到这种惨烈，表情更加恚怒，他迅速翻过一页，开始念着更繁复短促的咒，从妖兽的尸身上又诞生了更多、种类更不同的妖兽。

禁 咒 师

“你以为我只会挥铁棒？”麒麟扁了扁眼，“雕虫小技！”

她足踏禹步，很有气势地双手交叉——

“千万不要是真太极啦！”明峰气急败坏地阻止，“求求你不要把性命托付给游戏的招式和对白……”

麒麟白了明峰一眼，轻轻念诵：“妖魔呀妖魔，你不要猖狂，我们有十二个神人，一个个全猛勇难当！”

她的话语才出口，烟雾弥漫中，隐约出现了十二个奇模怪样的神兽，咆哮着、低伏着，面对妖兽们露出雪白的牙齿。

“他们丝毫不留情面，要把害人的家伙一气扫荡！

他们要烧焦你脆弱的身躯，要拉下你的足杆和手膀。

要把你身上的肉斩成片段，还要抽出你的肝肺和胃肠！

你若是还不识相，赶紧逃跑，晚一点就要捉住你当作食粮！”

十二圣兽齐吼，发出天动地摇的共鸣，所有的妖兽渐渐萎缩、消失。

崇月曜被这咒束缚得如痴如醉，只是呆呆望着前方，连麒麟夺走他手上的书都无力反抗。

崇金曜试图阻止她：“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崇家七曜……”

麒麟唰的一声撕破了那本《山海图》：“现在剩下六曜了。”

她撕破书的同时，崇月曜软绵绵地瘫倒下去。

“当别人的工具有趣吗？啊？自己当工具当到没有利用价值，把自己的孙子也推入火坑，让他再也长不大，这样有趣吗？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崇家的事情，只是没有得到我，我才不想管！滚回去告诉崇老头，他想搞什么我不管，让我生活不舒坦，我一定杀进崇家把他抓来浸猪笼！你叫他去问问众生我怕了谁？秦皇我都敢惹，我会怕他那死老头儿？滚吧！”

默默的，崇金曜抱起崇月曜，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就逃走了。

明峰心痛万分地捡起撕破的《山海图》：“你知不知道除了红十字会那儿一本，这是我看到的第二本耶！你就这样把它撕了……你有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啊？”

看明峰满脸的血跳上跳下，麒麟叹了口气，决定不跟他计较。



看明峰心痛万分地拿了破书进来，懊恼地抱着脑袋，蕙娘忍不住笑出来。
“这书又不是什么希罕物儿，需要这么懊恼？”看了看又觉不忍，“不过是修本书，又不是扯碎了。拿来给我吧！修本书算什么呢？”

“蕙娘会修？”明峰倒呆掉了。

她掩着口笑：“将就着也学了点。当年麒麟什么乱七八糟的案子都接，当她的式神不什么都学怎么成呢？”她取了个古旧的小箱子，拿出一包工具和浆糊，拆了线，一页一页地慢慢修复。

“这孩儿走偏了功夫。”她轻轻叹着，一面将书页揭开，令人诧异的是，原本的书页已经用巧夺天工的方法揭成两半，中间夹着薄如蝉翼的符咒。蕙娘一面清除着符咒一面摇头，细心地裱贴：“多少功夫才练到这等巧妙，却让大人拉上了邪路。这手以图唤魂的天赋可说极少有了，偏偏变成了人家的杀手，这些大人干净了自己，却染污了孩儿……”

原来，咒术千百种道门，最为精妙乃是以图唤魂。远古时《山海图》问世，原本就是巫觋们的祈禳书，配合图画就是为了以图唤魂。只要书内所画的众生还有存活的，就可以借用精魂凝聚形体，化为实体祈祷禳灾。

只是这一道门早已失传，没想到崇家物色了有天赋的男童，强行用符咒加强《山海图》的咒力，硬是让这古老的道门重现。但是这种逆天强项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施咒者从此失去了“时间”——他的肉体再也长不大，但是心智却不断成长。设想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却困在一个七八岁孩儿的身体里……

“这种长生不老，多么恐怖。”明峰很感慨。

“其实这是崇家的事情，那孩子也算是心甘情愿……”蕙娘迟疑了一下。不知道那孩子有没有后悔过童年时的承诺？“所以麒麟虽然知道，也没去管。崇家七曜，水曜很早就离家修道，剩下的六曜，早就成了众生的杀手……”

她幽幽地叹口气，这种人世的肮脏事情，不在管理者的管辖范围。发生的时候，她和麒麟都在国外，回来的时候已经事过境迁，麒麟只是发怒地大喝特喝，险些醉死。

她想起那几起总是抓不到凶手的血案，胸口也有些闷。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